



中国标点是怎么来的?

中国标点符号的完善与广泛使用,不过 100 年的历史,而且是“土洋结合”的产物。老祖宗最早的书面语言是没有标点符号的,不但阅读困难,而且不易理解意思。

秦汉时读书就讲究分章断句

秦汉时,开始有了“离经辨志”读书法。据汉、唐两位经学大师郑玄、孔颖达的解释,离,指断句;经,指儒家经书,是说读断经书文句,理解圣贤志向。可见当时的读书人已有分章断句的意识;但还没有相应的符号。

唐代时读书擅用“句读”

到了唐代,有人开始用“圈”和“点”标读文章,叫做“句读”,又叫“句逗”。具体用法是:文词语意已尽处用“圈”,相当于现在的句号;语意未尽而应停顿处用“点”,相当于现在的逗号。当时的“圈”与“点”,主要标在启蒙读物上,便于儿童阅读与理解语意,对此,文学家韩愈给予充分的肯定:“句读之不知,惑之不解。”到了明朝,又新添了在人名旁画上单线,地名旁画上双线,即现在所说的“专名号”。

近代欧美标点引入中国

张德彝——第一个介绍国外标点符号者

近代以来,随着西学东渐,欧美的标点符号也到了中国,第一个介绍国外标点符号者,是清廷外语学堂“同文馆”学生张德彝,他学的是英文。

同治七年(1868年),张德彝以“办理中外交涉使团”翻译的身份访问欧美。其间记录了在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,意在让国人开眼界、长知识,特别是中国没有的事物,如蒸汽机、缝纫机、巧克力等,其中的一项便是标点符号。

他在名为《再述奇》的游记里写道:泰西各国书籍,其句读勾勒,讲解甚烦,如果句意义足,则记“。”;意未足,则记“;”;意虽不足,而义与上句黏合,则记“;”;又意未足,外补充一句,则记“:”;语之诧异叹赏者,则记“!”;问句则记“?”;另加注解,于句之前后记“()”;又于两段相连之处,则加一横“——”。

张德彝介绍的西方“句读勾勒”,引起了学人的注意与兴趣,感觉用来表示停顿、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大有益处。

王炳章——草拟了 10 种标点符号

1897年,有个叫王炳章的广东东莞学人,取中国原有的“圈”和“点”,及西文中的“句读勾勒”,草拟了 10 种标点符号。由于合乎实用而有人接受,胡适、陈独

秀、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著名教授、作家均表欢迎并应用。1916年8月,胡适应《科学》杂志之请,编写了《论句读及文字符号》一文,就句读及文字符号作了心得之谈。

1920年中国第一套法定标点符号诞生

“五四”以后提倡白话文,标点符号被应用于书报杂志,只是因为“法定”,用法不尽统一,还有人接受。据说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使用了标点符号,出版后赠送国学大师章太炎一册,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了“太炎先生指谬”,下署“胡适敬赠”,两人姓名旁各加了专名号——黑色直线。不料章太炎看到自己名字旁画一黑杠,勃然生怒:“何物胡适,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!”及至看到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,才省悟到了文字符号并非不吉的东西,方才消气。

鉴于当时对标点符号的应用有拥护、有反对,使用中又各取所需,显得混乱,胡适、钱玄同等六位教授在 1919年4月间,向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提交了《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》。

北京政府教育部予以批准,于 1920年2月2日颁行了《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》,规定了 12 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。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标点符号由此诞生,其用法合情合理,为大众所认可接受。

(摘编自《文史博览》)



刘半农与“她”“它”二字

中国的文言中,第三人称代词多用“伊”或“他”字,但其中并没有男女性别区分。在“五四”运动之前,“他”字兼称男性、女性以及一切事物;在此前后一段时间,“伊”字则被用来专指女性第三人称。

“五四”运动时,一切旧语言都受到重新估价。笼统使用的“他”字就被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刘半农注意到了。一番思索后,他主张造一个“她”字,来表示女性第三人称。但当时,这个想法并不成熟,因为该字应如何发音等问题,还没有想清楚,因而只是在朋友中谈了一下。不久,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及了刘半农的这个想法,引起了人们争议。

1920年6月6日,已到国外留学的刘半农,在读了国内关于此事的争论文章后,不由得对此事深思熟虑了一番,并写出了一篇研究文章《“她”字问题》,发表于同年8月9日上海的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栏。该文从翻译和阅读外国文章的角度,提出了创造“她”字的必要。他举了一个例子:

“他说,‘他来了,诚然很好;不过我们总得要等他。’”
这种语言方式,在外国文章中使用很多。但倘若按照

“他”字表示一切第三人称的话,就会出现上面使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。而用一个女性的“她”字,一切便会显豁了:

“她说,‘他来了,诚然很好;不过我们总要等她。’”

另外,刘半农还趁便提出一点新的想法:“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,除‘她’之外,应当再取一个‘它’字,以代无生物。”

1920年9月,刘半农还写了一首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的著名情诗,第一次将“她”字入诗。原诗是:

天上飘着些微云,地上吹着些微风。啊,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,教我如何不想她!

目光恋爱着海洋,海洋恋爱着目光。啊,这般蜜也似的银夜,教我如何不想她!

水面落花慢慢流,水底鱼儿慢慢游。啊,燕子,你说些什麼话,教我如何不想她!

枯树在冷风里摇,野火在暮色中烧。啊,西天还有些残霞,教我如何不想她?

今天,我们得以很方便地运用“她、它”来表达意义,这其中刘半农先生的绝大功劳。(据《中华读书报》)